



留学生在出国受阻的情况下，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。一方面可以在国内找到心仪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两年的时间，做一些调研、支教，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。



手抓”了。因为前期的专业集训，梦月已经三四个月没做数学题了，她苦笑着说，每天挣扎在三角函数里，总有种从零开始的感觉。

“集训之前，数学还能考100分，现在只有60分，短时间内怎么提高。”梦月有些浮躁，耐性快要消耗殆尽。她打算4月中旬，集中突击线上专业考试，但又担心第二轮文化课复习落下。而作为一名播音生，学累了还不能胡吃海喝，烧烤、巧克力、奶茶基本与她无缘。

除了坚持运动，梦月还尝试过三天断食，五天蔬果，八天喝点小米粥的方法。但到了第七天，她开始难受得不行，甚至出现了脱发的症状，害怕哭了。虽说许多校考安排在了高考结束后不久，但“网上提交作品筛选”“提交视频完成前序考试环节”等新规则，也让多数艺考生面临着新的压力。

郑洁属于意志坚定的那种考生。4月11日，她所报考的中传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复试改为线上考试，要求录制一段自我介绍。郑洁从晚上7点到12点，录制了5个小时，她来回重复着同一段话，直到隐形眼镜滑出了她的眼球，录完了最后一版。

也有部分考生为赢得通过率，花钱寻求视频录制机构帮忙。便宜的报价，按小时收费，录制一个小时500元，不包括化妆和造型；贵一点的，单条录制要3000元，无限次录制6000元。但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备考成本，也挑战了线上考试的公平性。

更何况，多数学校明确规定考生不能化妆，不允许剪辑，考生和作品均要入镜，拍摄设备只允许使用手机。相比较报考的北电和上戏，需要按照高考成绩录取，中传是郑洁唯一必须抓住的机会，“没有退路，只有背水一战”。

## 面对眼前的留学机会

疫情波及面还不只这些，受到全球疫情冲击，托福、雅思、考研生们似乎都面临着更为艰苦的备战之路。

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大四学生王浩然，就是其中之一。三月的早晨，王浩然的邮箱里收到了美国纽约州一所大学的入学 offer，自从去年秋天提交留学申请，这是他陆续收

到的第三封邮件。

王浩然打开邮件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如果不是疫情在全球暴发，他原本在今年七八月份可以选择一所学校继续深造。但现在签证办不了、自己没把握、家人不放心，美国学校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措施。比如，签证怎么解决，学费怎么支付，课程怎么展开。

计划全被打乱了，就像长跑即将结束时，突然被告知终点线拖远了一样迷茫。相比较那些正在准备托福、雅思的考生，王浩然就差这临门一脚，付出的代价自然更大。王浩然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申请留学的同学，有些还在观望，等待转机，但大多数知道情况不确定，都不会再去履约了。

王浩然的心理承受力还算强大，从不知所措到接受现实，他只给了自己半个月。四月份，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线上招聘平台上，王浩然作为学校推荐的毕业生人选，顺利签约了一家与财经相关的国企工作。很快，他将作为一名管培生，进行两年的轮岗，未来三年不会再考虑留学这条路了。

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彬教授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建议，留学生在出国受阻的情况下，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。一方面可以在国内找到心仪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两年的时间，做一些调研、支教，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。

周彬认为，疫情发展还将改变全球产业链格局。以前的留学分工，由不同国家的产业链分工决定的。今后，各个国家自己搞一个产业链、科研人员本土发展将成为一个新趋势，反过来，这将对全球人才培养分工产生影响。“拿到留学录取通知并不代表未来看好，面对新的情况，学业、职业也一定会发生变化。”

如今，考期渐近。周国鼎脑子里依然绷着一根弦，不敢放松。5月10日母亲节，父亲叮嘱他给母亲打个电话，他照做了。母亲唠叨着吃点有营养的，别太劳累。周国鼎心里拧巴，无多应声。挂电话前，母亲说了句“高考那天，妈去陪你”。18岁的周国鼎似乎开始懂得如何与现实和解了。任盈盈放弃了北影，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十多年来积攒的专业素养，放在任何一所大学，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文化课是基础素养，但揣着艺术创造、艺术才能，方可走得更远。谁又能断定，另一种“突围”，就不能走出花路来呢。（文中齐澜、周国鼎、周廷军、任盈盈、梦月、王浩然均为化名）